

述四巢枝 记琐京旧

夏仁虎 著

新世纪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9.6
4

述记 四琐 巢京 枝旧

夏仁虎 著

新世纪
万有文库



辽宁
教育出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/夏仁虎著. --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
1998. 12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近世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4666-5

I. 枝… II. 夏… III. 杂著-中国-现代 IV. Z42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2749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
总发行人	俞晓群
责任编辑	马 芳 赵中男
美术编辑	谭成荫
封面设计	林 林
责任校对	刘 琛
出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发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次	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.5
字数	105 千字 插页 1
印数	1—6 300 册
定价	4.90 元

本书说明

夏仁虎(1873—1963),江苏江宁人,字蔚如,号嘯庵、枝巢子等。清举人,官御史。民国后历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、代总长,国务院秘书长等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。著作除《枝巢四述》、《旧京琐记》外,有《嘯庵诗稿》、《嘯庵词稿》、《嘯庵近稿》、《金陵艺文志》等。

《枝巢四述》分述骈文、诗、词、曲之体式、作法、源流等,多深入肯綮、平正通达的经验之谈,娓娓道来,开方便法门。作书之旨意请参作者《引言》,其意义的说明则有周作人之序文在。《旧京琐记》杂记同光以来清季之琐闻逸事,里巷俳谈,就记忆所及分为十卷,分类及内容请参作者《引》文。书中寄寓对旧日京都生活的怀恋,至于所记之生动详确,足供研究民俗、社会之参考,不必说,是近世笔记的上乘之作。

1998年9月

【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枝 巢 四 述

周序

引言

说骈 / 7

源流第一 / 7

构造第二 / 8

储材第三 / 10

禁忌第四 / 11

言诗 / 13

引言 / 13

谐声第一 / 13

叶韵第二 / 14

诗韵源流附

明体第三 / 16

(附一)古体流别(一)五言古体(二)七言古体(三)

杂言古诗(四)近体歌行

(附二)近体流别(一)五言律(二)七言律(三)五言

排律(四)七言排律(五)五七言绝句(六)六言诗
(附三)变体律诗(一)三句体(二)五句体(三)促句
体(四)三韵体(五)拗体(六)偷春体(七)蜂腰体
(八)隔句体(九)首尾吟体(十)回文体(十一)四
声体(十二)各种杂体

总论第四 / 26

谈词上 / 29

明体第一 / 29

谐声第二 / 31

设色第三 / 33

谈词下 / 35

辨格第四 / 35

趋向第五 / 36

作法第六 / 37

审音第七 / 38

附录第八 / 39

论曲 / 41

第一章 曲与古乐之系属 / 41

第二章 曲与诗词之系属及其分别 / 43

第三章 曲之本体与其作法 / 45

第四章 论曲之宫调 / 48

第五章 论曲之套数 / 50

第六章 论分隶各宫调之曲牌 / 54

第七章 论曲之音韵 / 63

第八章 曲学须知 / 67

旧京琐记

旧京琐记引

发凡

卷一 习尚 / 79

卷二 语言 / 85

卷三 朝流 / 88

卷四 宫闱 / 96

卷五 仪制 / 102

卷六 考试 / 108

卷七 时变 / 1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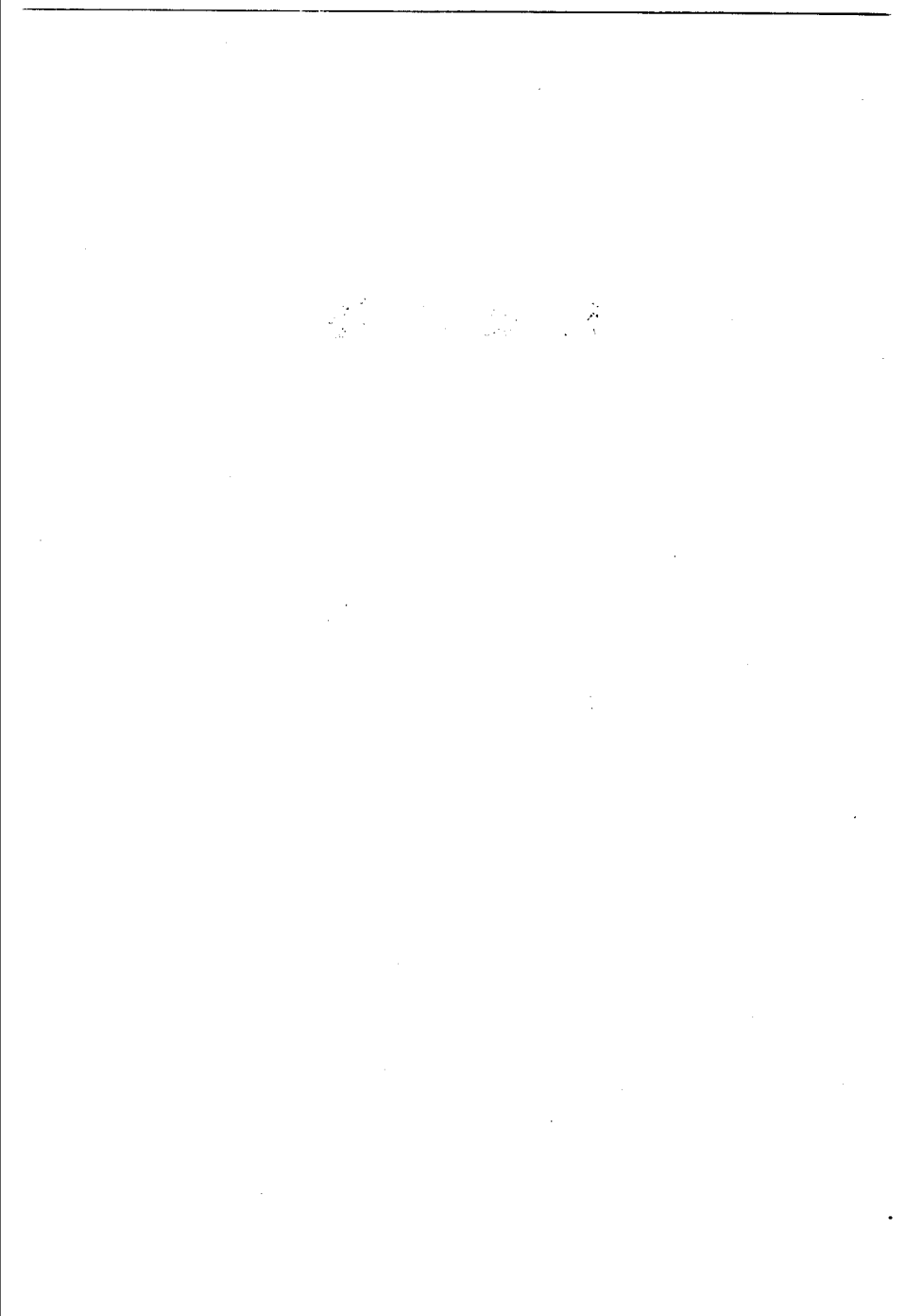
卷八 城厢 / 118

卷九 市肆 / 124

卷十 坊曲 / 130

校读后记(何凡) / 135

枝 巢 四 述



周 序

目前有一件事，本极重要切实，而世间容易忽略或忘却，忽略忘却时甚不成话，而郑重提出来，又太平凡了，或者觉得可笑，此亦是大奇也。此一事为何，即中国文用汉字所写，是也。中国人用汉字是历史的事实，但是这在中国民族与文化的统一上又极有重大的意义，所以今后关于国文学之研究或创作，我们对于汉字都应特别加以认识与重视。四五年前曾写过一篇《汉文学的传统》，里边有这样的几句话：

“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，连日本与朝鲜在内。他有所谓六书，所以有象形会意，有偏旁，有所谓四声，所以有平仄。从这里，必然的发生出好些文章上的花样来。这里除了重对偶的骈体，讲腔调的古文之外，还有许多雅俗不同的玩艺儿，例如对联，诗钟，灯谜，是雅的一边，急口令，笑话，以至拆字，要归到俗的一边去了，可是其生命同样的寄托在汉字上，那是很明显的。我们自己可以不会做诗钟之类，但是不能无视他的存在的势力，这会得向不同的方面出来，用了不同的形式。近几年来大家多改写白话文，仿佛是变换了一个局面，其实还是用的汉字，仍旧变不到那里去，而且变的一小部分里因革又不一定合宜，很值得一番注意。白话文是散文中之最散体的，难以容得骈偶的辞或句，但腔调还是用得着，因了题目与笔者的不同，可以把《古文观止》或《东莱博议》应用上去，结果并没有能够比从前改好得多少，只看洋八股这名称，即是确证。据我看来，这因革实在有点儿弄颠倒了。我以为我们现在写文章，重要的还是努力减少那腔调，要与八股策论愈相远愈

好，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，因为白话文的语汇少欠丰富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，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，如能用得适合，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加点血色，亦未可知。不过这里的难问题是在于怎样应用，我自己还不能说出办法来，但是我总自以为这意见是对的，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，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。”

以上所说多偏于写作，在研究上也正是同一道理。总之离不开汉字，故关于汉字的性质及由此发生之文章上各种变化式样，我们须得了知大概，这才可以着手于研究或写作的工作。这类预备知识，现今不易获得，这是一种困难。但是现在《枝巢四述》出版，也就可以补此缺恨，鄙人根据上述的私见，深信此书之公刊不独有益于在校的学子，即于国文学前途亦至有关系。枝巢先生学问渊深，著作宏富，《嘯庵诗词文稿》及《旧京琐记》各种均已梓行，曾得快读，此《四述》者乃近年授徒之作，就骈文诗词曲四门，详为说明，在先生虽只是绪余，但其意义则至重大。鄙人尝言，名山事业未足为奇，唯能以法施人，念及童蒙，委曲敷说，斯乃胜业，值得赞叹耳。窃本此意，为《枝巢四述》作跋语，至于言之不文，固自知之，亦正不能计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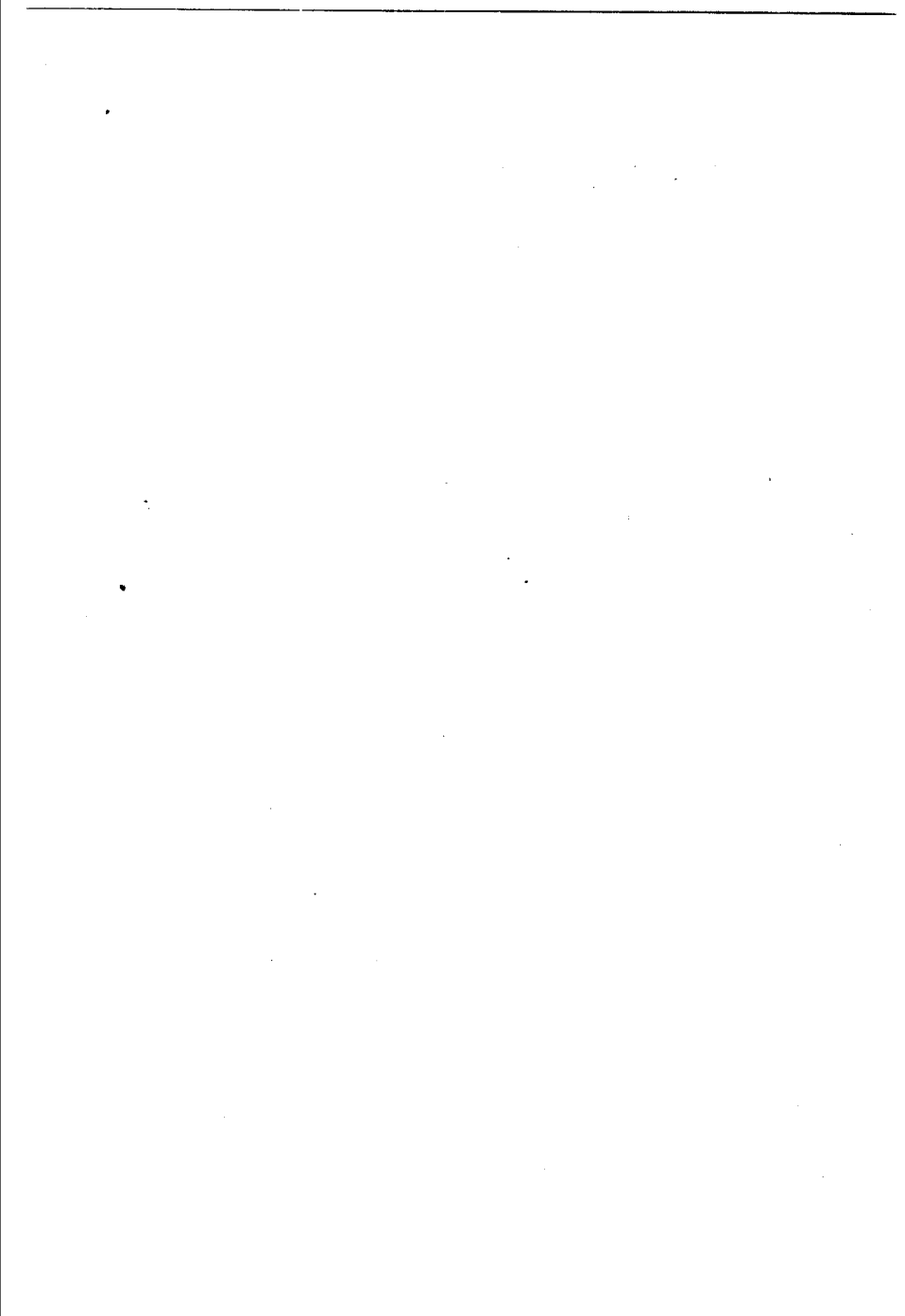
周作人识于北京

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

引 言

中国文学之府，夥颐沉沉，其门类亦多端矣，中有数种文学，近于今所称之美术化者，即骈体文、诗、词、曲是也。夫文以达意，故有意义之文，即为佳作。若骈文诸类，则于意义之外，复须佐之以采色，以动人目；调之以声音，以感人耳。是用兴元之诏，折骄将而服悍卒；杜陵之作，惊风雨而泣鬼神。此可概以美术品少之乎？愚尝谓普通之文，布帛菽粟也；骈体诸类，锦绣珍饈也。世不能无布帛菽粟，即应有锦绣珍饈。特布帛菽粟易致，而锦绣珍饈难得。为之者，又病其无速化之术，不便于学，兹道乃益微矣。衰朽残年，滥厕讲席，窃不自揣，欲令此将微且绝之学，不自今而坠。而其道未由。既而思之，世间之美感，在人人心中；天地之元音，在人人口中。向来教育当局，深知其意，故此类似近于美术化之学科，数十年未被废弃。然而莘莘学子，能者则鲜。殆导之者之未尽其术欤？夫所谓大匠者，示人以规矩而已。规矩未明，安能遽责工事，是用本夙昔所知，成《说骈》四章，《言诗》四章，《谭词》八章，《论曲》八章，汇为一册，曰《枝巢四述》。所述未必皆是，第此数种文学之门径趋向，大略已具。以为治此诸学者，先读此篇，再进以前人名作。盖名作者，织成之锦也。假令教织锦艺徒，但示以已成之锦。而不召以杼轴之何以运，纤维之何以布，彩色之何以施，未有能学治者矣。世有大匠，或睨而笑之，指其缪误，乃所甚愿。

枝巢子述



说 骈

源 流 第 一

文无所谓骈散也，特欲其曲尽事情，摹绘光景，则骈之为效，或较散文为易工耳。吾尝谓世情愈委曲，人事愈复杂，而骈文之用亦愈广。何以言之？先秦西汉文字，率为单行，鲜用骈体，（六经诸子，不少骈句，然特单词片语，天然偶合，是乃骈语，非骈文也。近人作《骈文概论》，乃采摭三代文中之偶见骈语，悉称骈文，用意虽勤，异乎吾说。）以其世犹近古，人情较为朴质故也。东汉以来，事变繁赜，而骈文始大行，盖情事既委曲复杂，有非散行文之简单直致，所可尽者，必重言以明之，反复譬喻以尽之，骈文之效，乃大著焉。特东汉骈文，仍是以散行之文，或促字成句，自然简雅；或鄂跼相衔，无伤气脉，所以可贵。魏晋以来，渐尚词华；齐梁而降，流于绮靡。虽华采益彰，而骨气微弱矣。隋承六朝，旧习未改。有唐一代，诏制多用骈文，取士专以诗赋。故四六之文，厥运尤盛。（赋亦骈之一体）然台阁文章，多夸丽藻，场屋佳制，不免纤新。谓为骈文之盛也可，谓为骈体之衰，亦何不可。及于季世，陆宣公出，凡章制诏令，疏答文移，悉用骈体，委婉详尽。兴元诏书，能使悍将骄兵，读而感泣。骈文之用，至是大著，可以振一代之衰矣。唐人骈文，多用四六，守之至严。至宋而其体一变，多采用经史成句，相为对偶，硬语盘空，不拘字数。如东坡童时，戏拟《谢赐带赐马疏》云：“匪伊垂之带有余，非敢后也马不进。”即

其例也。大抵经史成句，莫不有偶，此在多读多见，食古而化，乃有此境，非可强至也。宋四六之精者，其用事运典，实亦非历朝所及。如南渡立康王太后诏云：“汉家之阨十世，宜光武之中兴；献公之子九人，惟重耳之尚在。”字字贴切，为千古传诵。盖宋自太祖至钦宗，正为十世，与西汉同，以证国运之将转。高宗为九哥，用晋文事，天然恰合，以明天意之有归。中间加一“宜”字“惟”字，文气流转，明白如话。此等文字，可以骈枝病之乎？逮元及明，此道弗振。及于清代，作者辈出，则鸿博之科启之也。清人当以陈其年、胡天游、袁枚诸人为大家。陈、袁记问渊博，才气纵横，但亦不能无病。（下章言之）胡氏则多采《道藏》，别趋冷僻，往往令人不可卒读。究非正宗。清八家文中，亦不能尽满人意。若吴锡麒之端专采华辞，不讲风格，殆为逊矣。吾之评论，以孔广森、孙星衍、洪亮吉三家为最长。孔氏早逝，所作不多；渊如树骨经训，淹博宏通；稚存力追汉魏，音节浏亮，是可宗也。此外有名作家，俯指难数。兹先略之。昔韩昌黎病唐沿六朝余习，文章大手，率为骈偶，文体渐靡，乃为散文以矫之，谓可起八代之衰。然唐之再造，宋之中兴，仍不能不用此体。此即吾所言，世情愈委曲，人事愈复杂，而骈文之用愈广者是也。至于孙、洪，乃凌魏躋汉，骈之与散，复何判焉。

构造 第二

或问骈文构造，殆难于散行乎？予曰：否否。世间事事物物，莫不有偶。即天之阴阳，地之山川，人之男女，物之牝牡是也。至于训诂文言，亦皆有反正相明之字。推而至于经史成语，亦无一无对偶者。忆某家笔记，载纪晓岚先生一事云，或举

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句属对，纪应声曰：“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。”举一可概见矣。五色相炫，而为文章；五音协和；乃成律吕。此殆顺乎天地之自然者，何难之有？独弦哀歌，不可以为欢，此即近代所云之单调是也。试问单调佳乎？和鸣佳乎？吾知其必有择矣。骈之与散，体虽不同，理无二致。不二者何？真气是也。是故凡作骈文，必以散文之气行之，此不二法门也。或又疑散文易于运行，骈文艰于转动。难易之理，似在于是。余曰：但以气行，何患不动？所谓潜气内转者是也。且有较易于散文者，散文叙事，倘其笔锋不利，恒有费百十言，而翻转不得者；若骈文则可于一联之中，加以转语，便能自圆其说，其干净简捷，较便于散文者实多。常常习作，自可得此中乐趣也。所谓转语，试举一例。如《左氏传》云：“野无青草，室如悬磬。”此为对举，即重言以明之也。“小人则惧，君子则否。”此对举中之转语也。近人骈文，往往以虚字领句为转折，虽稍近弱，亦不足病。但远读东汉，近效北江，兹弊渐少矣。文之为体，其类繁夥，撮其旨要，大概有三。切于事实者，为令檄文论，宜嘹亮恳切；称扬推美者，为序传碑赞，宜誉不过情；抒怀寄感者，为记述谏吊，宜绘情写景。低徊宛转，此骈散所同，而骈文为甚。以采色所施，易致美感；音节谐畅，能移物情故也。一题到手，先立间架，后施丹雘，思过半矣。尤有告者，骈体文之对偶，以采色言，不是红对绿；以音节言，不是仄对平。其根本对法，是事对事，典对典。苟隶事运典，皆得其偶，然后再求之色与声。色可不拘，声则不能不讲。六律之调，不必一宫一徵，而金石铿锵，自然悦耳。此中甘苦，固难以语初学，然亦非甚难，第多读汉魏之文，久自能得之耳。更有告者，凡作一题，文中必须有我。盖境地不同，尊卑迥异，同一景色，欣戚殊感；同一语言，巽亢异情，此不可不察也。且文为我作，我即文之魂灵，倘躯壳仅存，而魂灵已失，不足观已。凡此所述，多兼骈散，吾之主张，骈散

非二，遂放言之。至琢句修辞，调音正字，为道实夥。诸君视此，当具有美术之想，乃可徐图成就耳。

储材第三

散文可以俭腹为之，至为骈文，则非有辅佐之资料，不能成篇。此其较难者也。材料犹葷蔬，作者犹庖人，假令市场萧条，百物不备，则庖人亦惟有束手，所谓巧妇难为无米炊者是矣。但虽有材料，而不善烹调，亦难成佳饌。若心手灵敏，善于运用，虽眼前熟典，俯拾即是，便成妙文。昔有神童，幼年应试，读书不多，试题则《腐草为萤赋》，因询草之典故于同坐，或欺其幼而戏之曰：“古诗云：青青河畔草。《四书》云：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”又询萤，曰：“子不记《三字经》乎！如囊萤，如映雪是也。”童顿悟，大书一联曰：“昔年河畔，曾扬君子之风；今日囊中，又照圣人之简。”试官大称赏之。此善于运用之效也。取材之法，盖有二途，一曰平日记录，一曰临时采取。记录之功，要在随时留心，平常读书，另备小册，见有可用之典、可喜之事，分类录入，此所谓獭祭工夫也。自来文人，大率有此，虽以唐李义山之渊博，犹不免焉。且此事匪仅有益于为文也，读书过眼易忘，一经笔录，又经一次印象，较为易记。在名家谓之札记，传之后世，便成一种著作，如《钟山札记》《龙城札记》之类是已。此种材料，最为上品，譬之园蔬家鹜，易就烹调，胜于临时购入者多多矣。临时采取，此为作骈文者，不可免之事，匪特初学，即吾辈为之数十年，往往觅一对偶不得，而有借于翻览，此无容讳言也。储材料最富之类书，以《渊鉴类函》为集大成。此外若《子史精华》、《古事比》、《广事类赋》、《角山楼类腋》，皆骈文家